

中国当代诗坛曾有“北臧南丁”之说。丁芒,这位从南通城丁古角走出来的大诗人,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开始生命的吟唱,80载书写万余首激荡的诗篇,96年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——

# 投笔从戎,诗翁丁芒的诗意人生

»



3

“和樊玉媛的结合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,她是我幸福的港湾。600多万字的《丁芒文集》,七成以上是在这个港湾里出品的。”

## 【口述实录】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中华大地万物复苏,我不幸的家庭生活也迎来转机。1977年,我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樊玉媛,我们这对半路夫妻如今已携手走过43年,我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。

玉媛曾经是省电视台的骨干记者,业务能力很强,她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我们俩是在交通部直属的江阴澄西船厂认识的,当时我在厂里担任宣传科长,她来拍摄长山号浮船坞工程竣工新闻。这次美好的“邂逅”,得益于省电视台当副台长的一位老战友精心安排。专题片分三次拍摄:船舶进坞、修理、出航,且间隔时间比较长,在这三次采访拍摄中,我和玉媛从相识到相知,彼此都留下难忘的美好印象。没过多久,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
我本姓陈,改名丁芒沿用至今,已改不回来,但我与前妻生的一儿一女都还姓陈。玉媛姓樊,她与前夫王生一所生三个女儿都姓王。我一家四姓,新家不但是我生活的良港,也是我一生文学事业的丰产地、书法事业的开创地。

我已垂垂老矣,生活不能自理,玉媛也不再年轻,但她能够为我牺牲自己的一切,既是我的家政服务员,又是我的生活秘书、工作搭档,心甘情愿地默默为我做了许多幕后工作。她为我筹划出了文集、传记,为我的作品能够传世殚精竭虑,吃尽了苦头。

## 【采访手记】

虽然少小离家,70多年在外面闯荡,但是丁芒老人一见到家乡来的记者,立马用纯正的南通话和我交流。丁古角、寺街、城隍庙、天宁寺、通中红楼、老槐树……老人家牵挂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。尤其是就学过的江苏省南通中学,落难时工作过的南通市磷肥厂,他都如数家珍,和我聊起我们共同熟悉的季修甫、程灼如等“老南通”,蔡圣元、徐明珠、戴芸等磷肥厂老同事。一谈起“城南旧事”,他就滔滔不绝……

南通是丁芒的衣胞之地,他的基础教育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他幼时在这里读古诗,15岁就在家乡写下已载入中国诗歌史册的《石桥暮归》:南石桥高把落霞,苍苔寺角晚烟斜。暮钟撞碎清波月,邀得清风到我家。他的旧体诗代表作《军中吟草》,也是他上世纪70年代初复员到南通磷肥厂工作期间创作而成的。

近一个世纪以来,人生的起起伏伏,折磨了丁芒的身心,却未磨灭他的坚韧意志,也未能消磨掉他对诗的永恒情结。而生活也以别样的方式补偿着丁芒,最大的“补偿”莫过于他和樊玉媛的牵手。

关于诗人丁芒和新闻人樊玉媛的爱情故事,我多次听江苏电视台台长苏子龙和南通电台台长王嘉祥等前辈讲过,南通市档案馆副馆长许建华、研究馆员朱江还给我看过他们夫妇俩捐给档案馆的“两地书”。那是他们分居两地时的情书。那段时间,丁芒几乎每天一信,樊玉媛也是每信必复,他们谈文学,谈生活,谈家庭,谈友谊。厚厚一摞的“两地书”所涉及的内容之广、件数之多、程度之密集、保存之完好,都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丁芒80大寿的时候,他把“两地书”和其他18类5000多件珍贵资料,郑重交给家乡的档案馆永久保存,“让游子的灵魂安放在故乡”。

出生于如皋郭元村的樊玉媛秀外慧中,为人正派,做起事来风风火火,干净利落。她比丁老小12岁,两人同属牛。在她的悉心照料下,丁芒开始了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第三个高潮,默默耕耘在诗田野里,成为中国当代诗林文苑中一棵枝干入云、绿荫满地的常青树。84岁的樊玉媛老人,至今仍时常像小妹妹一样凝视着已经96岁的不老男神丁芒……

1

“投身革命前,我在南通做记者,和南通三一八惨案烈士孙平天一起做地方新闻。1946年春,当志同道合的孙平天遇难后,我冲冠一怒改名丁芒,愤然写下《一个国统区新闻记者的日记》。”

【口述实录】

【采访手记】

我原名陈炎,1945年7月,经通中学长顾迅逸介绍,到《江北日报》当记者,兼编《诗歌线》《散文》两个副刊,开启了对我一生产有着重大影响的新闻生涯。

在《江北日报》,做地方新闻主要是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同事孙平天。平天豪爽仗义,共同的理想使我们走得很近,几乎无话不谈,我们一起寄住在孙平天朋友霍赋庸的宿舍,3个人经常在深夜长谈,策划进步文章,憧憬美好的明天。

不久,抗战胜利,国民党接收《江北日报》,改名为《东南日报》,我和平天继续留在报社,除了负责地方新闻外,我还编两个副刊《诗》《山花》。此间,我在革命浪潮的洗礼下,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,诗文的风格也从风雅浪漫转为冷峻犀利,发表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新闻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迎来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。因为涉嫌“赤化”,我和孙平天1946年1月底被

两个多月前,在做南通文化名人穆烜口述史时,穆老和我提到上世纪四十年代,他和同庚的丁芒等文友在南通报纸副刊发表进步文章。上周在丁老家采访,老人家也是如数家珍,满怀深情地说到钱素凡、顾迅逸、孙平天等“8壮士”,说到曹从坡、穆烜、沙白等同时代的文友,还说到我比较熟悉的季修甫、熊飞、程灼如等文化老人……

一个渐渐远去的名字,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上世纪四十年代南通进步文化力量的群像。那个年代,南通城里有几张报纸,进步青年们或利用副刊园地,以文字为匕首和投枪,深刻揭露日寇和国民党在南通的黑暗统治;或编排进步话剧,在舞台上演绎社会百态,传播进步思想,丁芒就在舞台上演过几部进步戏。

虽然硝烟已经散去70多载,96岁的丁芒说起

1946年春,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新四军华中建设大学,后加入华野十二纵三十五旅,以战地记者等文职身份先后参加苏北游击战、淮海战役等,掀开了军旅作家的崭新篇章。我的戎马诗文《红色信号兵》《勇敢》,报告文学《海鹰》《英雄艇》等一批作品在这个期间喷涌而出,并被翻译为俄文日文等文字,在海内外传播。

1955年,我被抽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,任《星火燎原》编辑。这部书由毛泽东题名,朱德作序,是“记叙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”。在此期间,我为刘伯承罗荣桓等开国元帅、张云逸刘亚楼等多位将军编辑整理了革命回忆录40余万字,和老一辈将帅及他们的家属们结下深厚的感情。

1956年,我在云南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本诗集《欢乐的阳光》。随后,一首《傣村夜曲》成为我诗途醒目的路标:月牙儿沉没在云海里/田野飘游着

从15岁开始习学新诗,丁芒写了整整80年的诗歌。在漫长的诗词创作生涯中,丁芒写出众多脍炙人口、鼓舞人心的诗词作品,“北有臧克家,南有丁芒”之说曾在中国当代诗坛广为流传。

纵观丁芒的一生,革命之路和人生之路都相当坎坷,这里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元素,也和他骨子里的自由心性有关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是为了写诗而参加革命的,无论是嘹亮的号角,还是弥漫的战火,在他的笔下都成了诗意的物象。当战火中的诗人们“为少男少女们歌唱”的时候,他在为自己心灵的隐曲歌唱。他的笔调幽默诙谐,痛快淋漓,小中见大,寄意遥深。无论在哪个年代,

报社开除。

1946年3月7日,在震惊中外的南通“三一八”惨案发生前10天,经地下党组织帮助,我虎口脱险投身到解放区。没有想到,和我亲如兄弟的钱素凡、孙平天、顾迅逸等8位师友10天后被国民党特务血腥屠杀。噩耗传到淮安解放区,我极度悲愤,第一次用笔名“丁芒”写下《一个国统区新闻记者的日记》,痛揭国民党在南通的黑暗统治。

取名“芒”,是因为我和孙平天怒怼国民党一个徐姓专员时,他曾警告我们“锋芒不要太露”。而“丁”则是为纪念我的出生地丁古角而取的。若干年后,诗人流沙河为我的名字做了精妙解读:人木为丁,脱颖为芒。

1946年3月7日,我随交通员步行百余里,经过如皋、东台、兴化、宝应等地,最后又到淮安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,如愿以偿来到“江苏的延安”——淮安。

孙平天等牺牲的战友,眼眶湿润,满怀思念之情。他告诉我,他的名字当年也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里,幸亏提前撤退。他离开南通去解放区的最后一顿晚餐,是和孙平天一起吃的,那天晚上,他还交给平天一首刚刚创作好的充满激情的诗歌,40年后翻阅旧报纸时才找到这篇诗作。在他离开南通几天以后,孙平天在借住的屋里被特务杀害。特务没有等到丁芒和霍赋庸回来,当夜把孙平天杀害后,尸体运掷长江……

此后,在丁芒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他一直以奔流奔壑的锋芒,撰写了一大批享誉军内外的新闻和文艺作品,“丁芒”叫响海内外。他从20岁后就改名丁芒,各类填表、诗文及书法署名都是丁芒,本名陈炎却渐渐被人淡忘。

青雾/篱笆上的小花已经睡去/葫芦箫还在嘤嘤私语……这首诗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时,著名画家叶浅予为之配图,诗人雁翼认为这是我真正的成名作,另一位著名诗人田间认为当代诗坛极具格律美诗风的作者,“以闻捷、严阵、丁芒三人最著”。

可惜好景不长,我很快就尝到诗歌酿下的第一杯苦酒。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,我两次被开除党籍,行政降了三级。1970年,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南通磷肥厂劳动改造。在司磅房的小桌上,我写下了《军中吟草》等旧体诗和叙事新诗,以抒发自己不甘厄运低头的心境。

改革开放的春雨,滋润了伤痕累累的心灵。1979年5月,我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,陆续出版了新旧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文艺理论、书法等40余种专著与选集。2012年5月,我被推举为中华诗学会名誉会长。

他的诗都难以掩饰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气度。

丁芒先生是位军旅诗人,他的《军中吟草》,大都是意象恢宏、大气磅礴、令人热血沸腾、荡气回肠的阳刚豪放之作。他还是位爱国诗人,数十年孜孜以求,血写诗文,丹忧报国,写下大量的爱国诗词,并亲自主编了《当代爱国诗词选》。他又是位两栖诗人,既写新诗,也写旧体诗,在以新诗和旧体诗为两岸、以新旧诗接轨为目标的河道中奔腾涌进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丁芒就不主张写朦胧诗,主张“大众化、现代化和民族化”。他创新性地推出了以“自由曲”为载体的“关于诗的哥德巴赫猜想”,大开大合,笔路宽阔,在中国诗坛引起强烈反响。

摄影:顾欣

2

“我从15岁时开始写诗,一口气写了80年,可以说成于诗,难于诗,又归于诗。面对命运的潮起潮落,我无怨无悔,一生乐在诗途。”

【口述实录】

【采访手记】